

明镜止水

楚天碧为阁中弟子讲完晚课，回到主峰洞府中时，就看见东方未明正坐在床榻上，手中捧着一件精巧物事，正低头把玩。洞府不大，楚天碧也无意隐藏行踪，东方未明听见他脚步声，把手中的物事往身后一藏，跳下床朝他奔来，三两步便扑进楚天碧怀里，抬起头眉开眼笑地朝他说道：

「师尊，你回来了。」

东方未明年纪小，性子一向粘人，便是晚间睡觉也少回自己房间，而是常与师尊同榻安枕。楚天碧一回来见到他又在自己卧房中，倒也不觉得惊异，只笑着拍拍他肩膀道：「怎么鞋也不穿便跑来跑去的？衣服也穿得这么少，若是感冒受风了，芊菱又要拿你试药了。」一边说着，楚天碧一边将身上的披风解下来，披在东方未明身上。

「我想师尊了嘛，」东方未明一张脸被毛绒绒的狐裘裹着，笑得更是明丽，「师尊要不要猜猜看，我在你房间找到了什么东西？」

楚天碧瞧他这么一笑，心已尽软了，只顺着东方未明的话头哄他：「为师猜不出来。」

「师尊猜猜看么。」东方未明又撒娇似地倚在楚天碧怀里蹭了蹭，见楚天碧只是笑着不答话，没有要陪自己玩闹的意思，才将一直藏在身后的手伸出来。

「好吧，师尊看这是什么？」

一方碧玉铸成的水镜正静静地躺在东方未明手中，玉色清静透明，恍如一泓碧水。楚天碧一看，便觉得心跳骤然漏了一拍，下意识便向后退了一步。而东方未明则全然没察觉到楚天碧的失态一般，双手捧着这方水镜，笑着将它凑到楚天碧眼前，像是想让师尊看得更清楚些。

「师尊怎么不说话？这东西是我在师尊房里找到的，师尊不会不认得吧？」

东方未明眨了眨眼，一双杏眼睁得圆圆的，满脸无辜地盯着楚天碧瞧。楚天碧一向知道自己这小徒弟性子促狭得很，一时也不敢与他对视，只好把视线移向一旁。

早在楚天碧回来前，东方未明就已把水镜里的东西翻了个遍，他本就是逗师尊玩儿，如今瞧楚天碧尴尬的样子更是觉得有趣得紧，当下便起了坏心要将这恶作剧做得更过火些。他嘴上一口一个师尊叫得乖巧又恭敬，手上却趁楚天碧不注意，将那水镜塞到了楚天碧手里。

楚天碧下意识地在水镜接了过来，却没想到东方未明放手时将指尖在镜面上轻轻一点，将一缕灵力送了进去。

一声细细的、小猫似的喘息声便从水镜中传了出来。

「未明！」那声音只响了一瞬，水镜才微微亮起光来，便立刻被楚天碧收了起来。

楚天碧难得如此严厉地喊他名字，理应是动了怒，只是东方未明却仍然满面笑颜，显得他更是无辜：「怎么了，师尊？」

楚天碧此时已连耳朵尖都红透了，只紧紧地将水镜攥在手心，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师尊，你怎么脸这么红啊？」东方未明一边说一边伸手去牵楚天碧的袖子，将他朝自己身边拉来，「那是我的声音吧？该我脸红才是啊，师尊脸红什么。」

「未明...我.....」见东方未明这副模样，楚天碧自然明白他已什么都看过了，刚想开口解释，但是人证物证俱在，哪还有让他再辩解的余地，只好任由东方未明牵着自己的袖子，将自己一路拉到了床榻边。

「怎么啦？师尊要说什么？」见楚天碧红着脸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东方未明脸上笑得更甜了三分，伸手在楚天碧肩上用力一推，便将他摁倒在了床榻上，随后轻轻巧巧地翻身跨坐在了楚天碧身上，双手撑在楚天碧胸膛，居高临下地盯着他。

楚天碧被东方未明摁倒在床上，见小徒弟一双手已顺势在扯自己衣领，便也顾不上手中的水镜，连忙去捉东方未明的手腕。

「未明，这还是白日里，怎么能.....」

「师尊连晚课都上过了，太阳都落山了，还能算白天么？」东方未明被楚天碧握住了手腕，便不再乱动，只乖乖地坐在师尊身上瞧他，「再说了，白日宣淫的事情又不是没做过，师尊录在水镜里那次，不就是在白天……」

「咳。」楚天碧轻咳了一声，好教东方未明莫再继续说下去，东方未明倒也是立刻乖巧地闭上了嘴，只仍是直直地盯着他看。修仙之人心静则身净，自当清凉无汗，然而他此时被东方未明盯得脸红耳热，连额上都渗出了汗珠。

「好啦，师尊这样子，倒像是我欺负你了似的。」两人僵持了半晌，东方未明才终于开口，他稍一用力，便将双手从楚天碧手中抽了出来，一边说着，又一翻身从楚天碧身上挪了下来，委委屈屈地坐在一边，「明明是师尊欺负我才是，还把那种事情录在水镜里，要不是今天发现了，我可就永远都不知道了。」

楚天碧也随之坐起身来，小徒弟委委屈屈的样子看得他心里发酸，想也没想就道歉道：「未明，都是为师的错。为师只是……有时太想你了。」

「嗯？」东方未明听完，反而有些讶异地睁大了眼睛，「这……不是意外？师尊你是…你是故意录下来的？」

楚天碧听他这么说，心中歉意更甚，便讨好似地伸出手，将东方未明的双手握在自己手心中，低声继续说道：「是，为师的确是故意瞒着你的。是为师对你不起，未明你想要为师如何道歉，但说便是了。」

东方未明愣愣地任由楚天碧把弄自己，有些难以置信地问道：「这又是为什么？师尊你若是想要……我…我还能拒绝么？」

楚天碧瞧着他沉默了半晌，才终于缓缓说道：「只是有时未明你下山时，为师实在很想你。」

「……啊！」东方未明又愣了好一会才终于回过神来，两颊一下子便烧得通红，「这…这……」他从楚天碧房中翻出这方水镜时，还以为里面的影像是楚天碧一时不察才意外录进去的，便想以此开玩笑作弄师尊一番，此时楚天碧如此直白地坦诚了心思，反而让他不知所措了。一想到自己随着阁中同辈师兄师姐下山在凡间游历时，师尊便是藉由水镜中自己那副在师尊身下婉转承欢的淫靡模样以慰思念之情，便羞耻得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未明既然如此在意，为师这就把这水镜毁掉。」楚天碧看东方未明一言不发的样子，以为他是心里生气，又不好对自己发作，一时心中焦急，又不知该如何安慰，便作势要将法器毁去。只是他才伸出手，指尖将将触到水镜，便蓦地被东方未明在手背一拍。「等等，」东方未明低着头，声音吞吞吐吐的，低得几乎要听不清了，「师尊你…你想我的时候，都是怎么做的？」

「什么？」楚天碧有些困惑地附身凑向前去，东方未明却反而有些躲闪地将脸向一边扭去。

「就是……师尊想我的时候做的事情…我想看看。」东方未明说着，抬起眼小心翼翼地对了上楚天碧探究的视线，「只是这回师尊不要再看水镜里的我了，我…我要师尊看着我做。」

楚天碧这才明白小徒弟究竟想让自己做些什么，他有些哑然地盯着东方未明，几乎不敢相信刚刚那番话是自己的小徒弟亲口所言。东方未明被他瞧得连耳根都烫得难受，一时也有些后悔自己怎么如此莽撞，在他正准备开口反悔时，却听见楚天碧轻轻笑了一声。

「好啊。」

说着，楚天碧朝着东方未明张开双臂，示意小徒弟往自己身边靠来。东方未明只道自家师尊一向持戒守正，没想到他对自己的荒唐要求竟答应得如此干脆，不免有些惊讶。但是二人两情相悦已久，双修法门早已摸得透彻，什么绸缪缱绻蜜里调油的床第勾当都做得水到渠成，见师尊朝自己示意，东方未明便也从善如流地在床榻上膝行了两步，揽着楚天碧的脖颈倚进他怀里。

东方未明半跪在楚天碧身前，双腿分开在他身旁两侧，一低头恰恰能居高临下地望见楚天碧浅青色的双眼。看着师尊微微带笑的眼睛，又想起自己鬼迷心窍提出的荒唐事，东方未明面上便烧得更红，一时骑虎难下，只好把脑袋在楚天碧颈间一埋，眼不见为净才罢。

东方未明性子开朗活泼，在床第之事上也是积极主动的时候多些，难得见到小徒弟这般羞赧的样子，楚天碧不免又笑了笑。修仙之人，理当心如明镜、又如止水；物至则照、物去则空。只他微微一垂眼，瞧见东方未明发间露出来的一点红透了的耳尖与脖颈，便觉得心中火起，再难自持，

七情六欲俱将席卷而上，就好似古井中被投下一颗石子，激起涟漪不止，一时间甚么清心寡欲受戒持斋都抛之脑后了。

「师尊……」东方未明在楚天碧耳边轻轻呢喃了一声，湿润的呼吸落在楚天碧耳边，令人愈发心猿意马。楚天碧一手拂上东方未明弓起的脊背，哄猫儿一般轻轻摩挲了几下，随后便轻轻一勾，将他腰间松松缠着的绦带解了开来。

东方未明本就穿得少，除了一件薄衫，便只有楚天碧的披风尚且松松垮垮地披在他肩上。此时腰带一松，衣襟向两旁滑开，直接便露出大片的春光来，竟是连亵衣也未穿。

见状，楚天碧解他衣物的手顿了顿，转而探到了衣物之下，顺着东方未明腰肢一路揉捏抚弄而上，掌下肌肤俱浮起淡淡的轻红，一时也难辨究竟是因为羞赧、还是情欲使然。

东方未明闭眼听着窸窣窣窣的衣物摩挲声与耳畔师尊愈发沉重的喘息声，任由楚天碧摸了半晌，才终于小心翼翼抬起头来。他一睁眼，便撞上楚天碧一双已被情欲沁满的浅蓝色眸子，随后便被捏着下巴，在嘴唇上被轻轻亲了一下。只亲这一下还不够，楚天碧衔着东方未明的嘴唇，与他厮磨了好一刻，才又沿着下颌向着脖颈一路湿漉漉地吻去。

东方未明被他亲得好一会喘不过气来，见自家师尊好似乞食的小狗一般在自己身上舔来舔去，也实在有些脸红，便只好扭过头去，不再看楚天碧在自己身上舔吻索取的模样。

只是他这一扭头，余光却正正好瞧见楚天碧那只放在身下的手正在做些什么。

楚天碧身上的外衣与腰带不知何时皆已解开了，一只手正探在堆叠的衣料间，东方未明只瞧了一眼，便立刻又低头闭紧了双眼。虽然只是余光中的一瞥，瞧得并不真切，但是他不必瞧得真切，便知道师尊正在做甚么事情——

正是自己叫他做的那些……想自己的时候会做的事情。

道家修仙，先修性情；虽则不讲求禁欲，亦不滥情纵欲。楚天碧一向性情自持、少情寡欲，遇上这小徒弟后才对房中术渐有涉猎，他平日里甚少自渎，最多不过相思之情无处可诉时才草草放纵一二，现下将东方未明抱在怀中，一面与他耳鬓厮磨，一面抚弄身下那物，却也渐渐得了趣。

「未明…未明……」楚天碧凑到东方未明耳畔，低声将小徒弟的名字在口中翻来覆去琢磨，手上动作仍是不止，叫东方未明更是面红耳赤。

东方未明耳边听着师尊的喘息，身上被楚天碧亲吻抚弄过的地方均是滚热异常，令他不禁腰肢酥软，一时间头脑一热，便睁开双眼，俯下身子将师尊身下的阳根握在了自己手里。

楚天碧见他如此，便松开手任东方未明行事。东方未明双手堪堪将那物握在掌心，拿着它上下抚弄，又用指腹轻轻在端口揉压。他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动作虽说不上生疏，却也不算有多熟练。东方未明一边忙活，一边悄悄抬眼去瞧楚天碧，见楚天碧虽然手上不再动作，却仍是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瞧，便觉得脸上又是一烫，立刻低下头装出一副认真伺候师尊的模样。

固然此时被淫顽抚弄的人不是他，东方未明也已是两颊潮红，眼角湿润，小腹中隐隐有欲火升起。他心不在焉地握着楚天碧的阴茎又草草套弄了几下，只觉得双腿之间愈发难耐，不免夹紧大腿，悄悄磨蹭起来。

他如此难耐的样子被楚天碧全数看在眼里，楚天碧也不说话，只伸手在东方未明腰上一揽，将人重新紧紧抱回自己怀中，一手摁在东方未明脑后，又去重重磨吮他的嘴唇。东方未明禁不住撒娇一般细细呻吟起来，他舌尖被来回交缠舔弄，只弄得口津沿着嘴角流下，濡湿了下颌与脖颈。

东方未明本就被勾得心猿意马意乱情迷，又被楚天碧亲得双膝发软。等楚天碧松开揽在他腰间的手时，他便再跪不住，身子软软地坐在了楚天碧怀里，师尊那根先前才被他自己伺候过的阳物恰好抵在他臀隙间。

东方未明心里一惊，下意识便要再直起身来，却被楚天碧双手捏在肩上一推，转眼间天翻地覆，便被楚天碧摁倒了床榻上，勉强挂在身上的衣物便如水银泻地一般四下滩去，再遮掩不住大片春光。楚天碧手肘撑在东方未明肩颈两边，便将东方未明的身子尽数笼罩在自己身下，银白长发垂落下来，正落在东方未明裸露的肌肤上，撩得他心下酥麻，扭身便想向一边爬去。

只是东方未明还未来得及躲开，便被楚天碧伸手在小腹上轻轻一按，一股清凉灵力在他腹中一卷，随后便尽数消融。东方未明还未来得及困惑，便发觉自己浑身上下半丝灵力都感应不到，一

时间身躯已和凡人无二，想来是被楚天碧在身上刻下了什么阵法，叫他又什么法术都再不能使出来了。

「师尊，这……？」东方未明抬起眼睛，困惑又惊慌地去瞧楚天碧，却只见他眯着眼睛，温温柔柔地朝自己一笑。

「这下未明便躲不了了。」说着，楚天碧又低下头，在东方未明额角轻轻亲了亲，「未明既要为师看着你做，怎么却又想躲着为师呢？」

东方未明见楚天碧这副样子，心中一紧，只觉得大为不妙。他眉间一蹙，便做出一副委屈模样，连双眼中都盈上了三分水雾，又将双手在师尊颈间一搭，才楚楚可怜地说道：「师尊这是做什么呢。师尊既然想要，我自然是不会逃的。」

饶是楚天碧对自己这小徒弟唱作俱佳的性子心知肚明，看得出这幅可怜模样至少十之八九是演出来的，也还是不禁心里一软，又在他额前亲了亲，安抚道：「那你便乖些，莫再逃了。」说完，楚天碧也无意为小徒弟解开身上的禁制，只是又伸手在东方未明小腹上不情不重地揉了揉，直弄得他在自己身下撒娇似地辗转吟哦方才罢手。

东方未明被楚天碧在身上下了禁制，封印了灵力，只觉得浑身无力，四肢百骸俱是空空荡荡，叫人不安极了。偏偏五感还是灵敏依旧，反而对什么刺激都敏感得很，不知道师尊是不是在自己身上又下了什么法术，才被楚天碧逗弄了几下，就已连身下都湿透了。

「师尊，别…别再弄了……」东方未明见楚天碧收了手，才刚想开口求饶，却感到有什么冰凉凉的东西触到了身下。他不是未经人事的处子，自然明白那是什么，他是炉鼎体质，身体处处都与常人不同，身下又生有寻常男子不该有的物事，师尊两根指头才探进穴中，便勾起了小徒弟的淫性，让他浑身颤抖、情热难耐起来。

虽然先前的厮磨纠缠已让那处湿得黏腻，连大腿根都俱是水痕，但是毕竟还未得开拓，一感到异物侵入就霎地缩紧，滚烫地紧贴上来，求欢一般将楚天碧的指尖含得紧紧的。楚天碧看他这副模样，心里更是难耐，又塞入了一指向穴心挤去。他对东方未明的身子早就摸得透彻，动作亦是娴熟灵巧，修长冰冷的指尖反复刮蹭内壁，引得穴内水声淋漓，叫人听了羞赧。

东方未明被他玩弄得着实难受得厉害，只好闭上眼不再瞧他，双手用力攥着楚天碧里衣的领口，原本齐整熨贴的料子都被攥得皱巴巴的。

楚天碧见东方未明被自己弄得神智朦胧、双眼紧闭，便俯身在东方未明睫上亲了亲，刻意出声逗他道：「未明，你既然让为师看着你做，那也睁开眼睛，看看为师好不好？」

东方未明知道楚天碧虽然面上看着端正稳重，实际上性格最是执拗难缠。他听楚天碧这么说，心里怕自己惹得师尊不高兴，又要使性子纠缠自己，只好依言睁开眼睛，乖顺地去瞧楚天碧。他一双黑沉沉的杏眼平日里总是狡黠灵动的模样，如今染了蒙蒙一层水雾，便显得茫然又可怜——只这次倒真不是装出来的了。

纵然楚天碧往日与小徒弟敦伦时见惯了他被情欲惹得楚楚可怜的模样，现下被东方未明雾蒙蒙的眼睛一瞧，也难免被勾得心头一跳，当即便再忍耐不住了。

东方未明还未来得及回过神来，双腿便被楚天碧分开，下意识便从善如流地将双腿缠在了师尊腰上。楚天碧在东方未明大腿上轻拍了拍，示意他莫要紧张，随后便将身下阳物抵在小徒弟穴间，缓缓禽了进去。

乍然被这滚烫异物侵入体内，东方未明脑海中一时间尽是空白，从书中看来的什么双修妙论都忘得一干二净了。他只感到穴内甬道被师尊那根东西一点点拓开，失去灵力的身体虚弱得厉害、也同样敏感得厉害，往日里叫人餍足的饱胀感如今只叫他呻吟不止，连身子被撑开的感受都叫他心中有些骇怕，小穴便也不由自主地紧缩了一下。

「唔。」楚天碧被他骤然间如此一夹，也不免哼出声来。见东方未明缩在自己身下瑟缩吟哦的模样，才心疼地伸手在他腰间腿上来回揉捏摩挲起来，轻声哄道：「未明，放松些好不好？」

「师尊，求你了，还是把那封印解开吧。」东方未明被他摸得腰都软了，没了灵力，连支起身子叫自己好受些的力气都没有，只好开口撒娇求道。

「乖乖。」楚天碧却只当全然没听到小徒弟的求饶，亲了亲他嘴唇，轻声说道：「未明，你且再忍忍好么？」说着，将东方未明抱在怀里直起身来，让他坐在自己身上。

东方未明此时被楚天碧弄得浑身无力，只能软软地倚在他身上任其摆布，只是换了姿势后他浑身重量都坐在楚天碧胯上，小穴不由得又将师尊那物吃进去了几分。这一下突然被肉到深处，酸胀磨人的刺激让他几乎要哭叫出声，只觉得往日里二人双修时做过的所有淫顽勾当都比不过今日这下，东方未明心里难过委屈，眼里的水雾也化作泪珠滚了下来。

楚天碧见东方未明当真哭了起来，心中慌乱，忙伸出手去替他将脸上的泪水擦掉，又在他脸颊上连连亲吻，哄道：「是为师错了，未明，你莫再哭了，为师不做便是了。」

东方未明被他这么亲了好一会，倒觉得身下二人结合之处也没那么难耐了。他神智清醒了些，以前看过、实践过的那些诸如《黄庭内景经》、《玉房指要》中的双修法理云云也都回到了他脑海里，他见楚天碧一脸歉疚的模样，不免又起了两分恶作剧报复的心思。固然他现在调用不了法力，双修之术究竟要如何做却还是记得的。

想着，他一面俯下身子在楚天碧锁骨上恶狠狠咬了一口，一面腰臀一沉，将身子里那根东西吞得更深了些。

楚天碧先是颈下一痛，心中还未来得及感到惊异，便觉得被小徒弟的穴中紧紧一绞，潮水般的快感便从身下涌来，绞得他闷哼出声。只一下还不够，东方未明一双胳膊缠在楚天碧肩上，借力撑起身子，自己主动上下吞吃起穴中的阳根来。

楚天碧被东方未明骑在身上这般作弄，小徒弟面上忘情失神的模样与身下阳茎被迎合纠缠的快感弄得他心中起了兴味，便也不反抗，任由东方未明放肆，只是伸手在他脑后一揽，衔着东方未明的嘴唇又与他厮磨亲吻起来。他的舌头抵在东方未明口中，仿佛不知满足一般索求着，几乎探到喉咙，东方未明最开始还模糊地唤他师尊、喊他名字，只一会便被他亲得缺氧发晕，再发不出声了。

东方未明被他亲得喘不上气，只好伸手撑在楚天碧胸膛轻轻推他，连身下的动作都忘了，下意识便放松了小穴。楚天碧也由着他把自己推开，待东方未明红着脸喘了会气，才双手捏着他腰腹，将人向上稍稍一提，便又向下一摁。东方未明没想到楚天碧这一下竟动得如此突兀，毫无防备地便被他狠狠肉进了深处，阳茎顶着敏感的软肉，激得他立时呻吟哭叫起来。

楚天碧却也不停，他下身向上顶去，双手便掐在东方未明腰上向下按压，阳根直直便肉入花心，往往尽根没入，不留一点余地。如此循环往复，大开大合，东方未明被他肉得浑身酥软，失了灵力，便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了，哪还顾得上践行什么双修法门，只好将身子伏在楚天碧怀里，任由他抱着自己上下肉弄。

「师尊...莫...莫再继续了，饶了我吧.....」东方未明靠在楚天碧颈肩，断断续续地小声求饶道。他经脉中半点灵力也无，空虚得紧，而小腹中却满满涨涨，再多一点也吞不下了，两厢折磨之下，更是被难耐的快感搅得几乎失神。

可任由他如何求饶，楚天碧也只不过亲亲他唇角权当安慰，手上的动作却一点未停。他搂着东方未明又如此肉弄了半晌，听得小徒弟在耳边细声细气地抽噎哭泣，才又掐着东方未明腰腹，将人轻轻举起，只留阳物顶端尚卡在穴口，再又忽然松手。

东方未明身子一沉，便重重地坐在楚天碧胯上，这一下肉得又深又狠，阳根径直肉在了最敏感的一处。东方未明猛地攥紧了楚天碧衣角，眼泪又顺着面颊滚落下来，剧烈的刺激让他一下便彻底泄了身，淋漓的淫水顺着大腿根向下淌去，将二人身下层层叠起的衣物都沾湿了。

只是他虽然泄了身，楚天碧却无意就此放过自己的小徒弟。便又搂着小徒弟肉了好一会，东方未明此时穴内敏感得紧，被还要被师尊如此玩弄顶撞，已被肉得连哭叫呻吟的声音都发不出了。待穴里的阳物出了精，见他双腿绞紧、泪如雨落，竟是被弄得高潮了一次。

被这般玩弄得泄了两次，楚天碧才将他放开。没了楚天碧掐在他腰间支撑身子的力气，东方未明便软软地倒在了师尊身上，神情涣散、面上俱是泪痕。

楚天碧此时伸手在他小腹上又轻轻一按，那根物事还在东方未明身子里，这一摁便让东方未明几乎呻吟出声，好一会才意识到失去的灵力已尽数回到了自己身上。他找回了灵力，身子便也舒服许多，不多时便又精神起来，撑着身子便要从楚天碧身上下来。

东方未明在床榻上摸索了一会，本是想翻出件衣物蔽体，指尖却忽然触到甚么冰凉的物事。他一低头，恰巧瞧见先前的那一方水镜正安安稳稳地躺在床榻一边。镜面上闪着淡淡荧光，好似一泓

碧水于其上流连。

「.....」

东方未明盯着水镜瞧了一会，忽地心中一紧。

「师尊，那水镜你没有收起来.....？」

楚天碧凑上去亲亲他额角，有些漫不经心地答道：「应当是没有，怎么了？」

「那...那它这会儿.....怎么是开着的？」

「.....」

「.....」

「未明，你生气了？」